陳文敏撐《學苑》 證明港大是包庇「港獨」保護傘

高天問

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在電台公開指責，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做法超越言論及學術自由界線，扼殺思維。陳文敏極力為《學苑》叫好，說明港大的管理層顛倒黑白，縱容學生散播「港獨」言論，而不是引導學生正確認識自己國家，增強身份認同。陳文敏更認為，「鼓吹港獨，經過正面和反面的立論和分析，就沒有問題」，「這是教育的基本理念」。原來港大的教育理念就是荼毒青少年。難道鼓吹殺人，只要引述正反的理由，最後得出殺人正當的結論，這也符合教育的理念嗎？陳文敏能夠肆無忌憚撐《學苑》，是因為背後還有港大這更大的保護傘。

基本法的序言，明確「一國兩制」的性質，基本法是授權法。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設立特別行政區，是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同時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香港現行制度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所賦予的，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是中央對香港基本方針的具體實施。陳文敏曾經是港大法律學院的院長，沒有理由不知道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的性質，鼓吹「港獨」完全違反基本法，是分裂國家的行為，性質嚴重。法律學院這樣教導大學生，將會引起嚴重後果，直接對抗「一國兩制」，破壞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大學生亦會變成犯罪分子，成為外國勢力火中取栗的工具，自己則成為反中亂港的犧牲品。

引導《學苑》如何鼓吹「港獨」

陳文敏為鼓吹「港獨」的行徑編造諸多理由，猶如開班授課，引導《學苑》的編輯班子，如何更「技巧」地鼓吹「港獨」，就是多加一點掩護，進行多角度的宣傳，以「正面和反面的立論和分析」，就可以堂而皇之宣傳「港獨」。（《學苑》的文章並沒有反對「港獨」，也沒有這方面的論點，陳文敏是在提醒《學苑》的編輯班子在鼓吹「港獨」時，如何扮得學術、客觀、中立，滴水不漏，「符合教育理念」。）

在「佔中」動亂期間，港人看到戴耀廷在前台策動指揮，看到戴耀廷煽動示威脅衝擊警方，鼓勵學生不要理會法院的禁制令，鼓吹「犯法不等於犯罪」，「犯法也是在維護法治」，千方百計把學生引導走上犯罪的道路，成為外國勢力的政治炮灰。

縱容戴耀廷反中亂港逃避刑責

其實，戴耀廷的後台之一，就是曾作為港大法學院院長的陳文敏。陳文敏允許戴耀廷長期曠課，在街頭指揮暴力鬥爭，白領工資。到了戴耀廷被追究刑事責任，外面風聲很緊，陳文敏立即為他打起了「保護傘」，讓他放假「潛水」，繼續領取工資，逃避法律追究和社會質問。

戴耀廷的「犯法不等於犯罪」論，其實也出自陳文敏。陳文敏大力為「佔中」辯護，表態支持「佔中」等反中亂港行為，一方面竭力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說：「現在的法律已經無所不包，沒有必要立法」，另一方面說「政改其實是內部發展問題，有人將它提升到國家安全和西方陰謀層次，是杯弓蛇影」，「佔領運動不會影響市民對法制的看法和理解」，「無證據顯示佔領運動對法治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害」。「佔中」期間法庭發出禁制令，「佔領」者不予理會，陳文敏還美化示威者藐視法庭命令的行為說，「佔領」者的做法沒有影響法治，宣稱：「遵守法律和法院的命令是有分別的，違法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但不會有人認為在影響法治。」

戴耀廷去年7月份推出《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一書，收錄他撰寫過有關「佔中」的文章，企圖通過賣書為「佔中」籌募經費。陳文敏就為其撰序推介：「不少人對普選已絕望，不願相信政府，香港已變成無法管治之地、政府完全失去認受性，政治危機較經濟危機嚴重得多，只有實行普選才能避免這政治危機。」

去年9月學聯發起反對全國人大「8·31」決定的罷課時，陳文敏作為後盾，說：「這(指人大決定)對香港是一個很壞的決定」，「人大的決定令『泛民』除了否決方案，別無選擇」，「同學為爭取民主而罷課，這是絕對可以理解的。即使我們不完全同意他們的決定，但我會盡量支持他們。」至於戴耀廷涉嫌違反廉署指引，向港大提供145萬元的匿名捐款，實質是用於校內支持「佔中」活動，陳文敏擔任法律學院院長，不作監管，大開綠燈。

種種事實證明，陳文敏是「港獨」的保護傘，是「佔中」的幕後黑手。但是，陳文敏能夠肆無忌憚，是因為背後還有保護傘，就是香港大學的校務委員會，因為陳文敏鼓吹學生「佔中」，包庇「佔中」，包庇戴耀廷，所以，港大校務委員會準備提升陳文敏作為香港大學的副校長，作為論功行賞。結果遭到公眾的質疑，最終沒能得逞。香港大學是英國的影響「九七後不撤退」的標誌，是英國撤退後的忠實任務執行者，是「港獨」的溫床。

重振工業 平衡經濟發展

顏寶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顏寶鈴

特首梁振英任內的第三份施政報告，仍然從建樓安居、扶貧安老、優化人口等等方面着手，檢討舊政策、提出新建議，全力改善民生、發展經濟。不過，報告未提及本港工業的發展。事實上，從2011年開始，施政報告對工業、製造業的關注已逐日見少。

香港是否已經沒有工業？眾所周知，從80年代開始，本港的製造商逐漸將生產線遷移至內地以及亞太區內其他生產成本低的地方，但不少企業的總部仍留在香港，承擔管理、銷售、設計等重要任務。現時，珠三角及東南亞地區的港企仍數以萬計，而在本港，根據工業貿易署最新的數據，雖然香港經濟早已轉型，但2013年本港製造業就業人數仍達107,800人，佔總就業人數的2.9%。社會確實要面對傳統工業日漸式微的事實，但卻不能一直將數萬家遷移在外的港企，以及逾十萬的本港製造業從業者束之高閣、置之不理。

我曾向全國人大提交建議，指出工業帶來財政收入、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有利社會和諧，要堅持以工業為本。德國一直重視發展工業，特別是出口工業一直維持強大的生命力。剛過去的2014年，在歐洲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德國經濟再次創下三年來最佳表現，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1.5%，其中，出口增長3.7%，比2013年的1.6%翻了一倍。反觀英國、美國等國家則在金融資本的主導下，走向了產業空心化和經濟泡沫化，最終喪失了增長動力。現時美國正向德國取經，積極促進製造業回流。

仿效德國 重視工業發展

香港經濟過於依賴金融及地產已是不爭的事實，產業迫切需要多元化發展。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出爐之前，我關注到包括香港工業總會、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等商會都對香港重振工業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譬如建議特區政府興建工業園區協助高增值工業發展，並提供稅務優惠予時裝、汽車等高增值產業，吸引部分工序回流香港；建議參考瑞士及德國推廣職業培訓的成功經驗，重新為工業定位，鼓勵青年人投身工業，並藉此釋放因本港產業失衡而潛在的勞動力等等。

特區政府實應重視這些建議，在施政報告裡面提出具體的部署、措施。此外，近幾年來，隨着內地推行經濟轉型、不斷上調工人工資以及實施勞動法新規，勞動密集型港企在內地的生存經營日漸困難，不少企業有意往東南亞的緬甸、柬埔寨、孟加拉等低成本的國家遷移，但由於人生地不熟，加上文化、語言、政策等差異，港企靠「單打獨鬥」往往很難邁出第一步。本人建議特區政府應透過政府層面，協助港企在東南亞國家興建香港工業園，並爭取優惠及支援，避免企業無功而回，並設立專項基金，資助港企在新興市場建立據點及拓展市場。

讓市民親身感受政府重視民意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民建聯以「全面關顧，願意承擔，逐步解決問題」來評價本年度的施政報告，實在非常恰當。特別是「全面」和「承擔」這兩點，在今次施政報告之中表露無遺。施政報告由「一國兩制」出發，高度重視香港的政制發展，進而涵蓋經濟、住屋、福利等政策範疇，並以勇氣和承擔解決樓價高、住屋難的問題，讓更多市民認識政府的施政方針，市民親身感受政府重視民意。

■陳克勤

涵蓋普羅大眾關注的問題

先談「全面」。今年行政長官發表的施政報告，觸及了多個普羅大眾關注的核心領域，例如房屋階梯斷層問題、短中長期土地供應問題、經濟多元發展問題等，也延續了去年施政報告集中探討的「扶貧安老助弱」。例如：今年加插了「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的環節，可見特首對弱勢群組的關注更為仔細。另一方面，還記得去年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後，有評論認為經濟發展的內容太少。也許，特首有見及此，今年便從善如流，豐富了經濟發展章節的內容。

「全面」亦體現在政制發展方面。有別於往年以經濟的章節開首的慣例，今年的施政報告首次把政制發展的節章放在首位，凸顯了特首梁振英高度重視香港的政制發展，爭取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心。特首一再強調，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並適時批評違反基本法的主張及其他損害「一國兩制」的錯誤主張。特首指出，對青年人應該要「是其是，非其非」，引導他們充分了解國家與香港之間的憲制關係，把討論焦點帶回「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之上。由此可見，今年的施政報告返本復始，由「一國兩制」出發，進而涵蓋經濟、住屋、福利等政策範疇，到最後不忘警醒各位要居安思危，防止任何影響香港聲譽、削弱香港競爭力、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為。義理廣博，思想深遠，實為歷次施政報告所罕見。

制訂切實可行的政策

再說「承擔」。樓價高、住屋難，是香港的社會頑疾，也是大部分社會問題的根源。然而，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決住屋問題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承擔。自今屆政府上任以來，以解決住屋問題為「重中之重」。今年的施政報告承接過去兩年的做法，繼續以大篇幅論述這方面的施政方針。不過，對比以往予人有點「覓地荒」的感覺，今年的施政方向條理分明。可見特首對住屋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制訂符合市民實際需要的房屋政策。從以往「港人港地」這類大框架，細化至今天致力修補房屋階梯，是明顯的進步。

當中最引人入勝之處，莫過於短期房屋供應和長遠土地供應。綠表買公屋能有效修補公屋和居屋之間的缺口，而陸續研究推出多幅土地以供發展，能讓全港市民看見香港的發展願景。目前所知，新發展都集中於新界區，例如：古洞南、元朗及粉嶺/ 上水第30區，又針對已經浪費多時的「棕地」。筆者相信，只要好好規劃和運用這些土地，市民的住屋問題必能逐步解決。

不過，根據過往的經驗，預料發展過程中將會遇上重重阻力，也許會遭到保育團體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最重要是，確保所有受影響人士和關注組織都清楚政府的立場和發展計劃的詳情，盡量吸納各方的意見，避免日後被有心人歪曲和發放失實資訊。這無疑十分費功夫，但我相信特首和各司局長都有充足的魄力迎難而上。

施政報告提倡「與民共議」的概念：「政府計劃與各界人士，例如專業團體、環保團體、地區人士、青年學生等，舉行多方討論會，共同認識問題，共同權衡輕重，共同突破樽頸，共同解決問題。」期望政府吸取新界東北發展諮詢期完結後才遇上反對的經驗，繼續完善諮詢的工作方法，讓更多市民認識政府的施政方針，以及讓市民親身感受政府重視民意。

「港獨」無出路

曾淵滄

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公開於《城市論壇》上承認他支持「港獨」。

過去，香港早已有人支持「港獨」，鼓吹「港獨」，但是，一直借着「一國兩制」的護身符辯稱自己只是鼓吹「兩制」和「高度自治」，其實，「港獨」在香港沒有市場，支持者也很少，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局的確要警惕「港獨」思潮的蔓延。而且宣揚「港獨」危及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絕不可以言論自由作為幌子來掩飾。「港獨」思潮一旦蔓延，則對香港有害無利。

過去，不少提倡「港獨」的人都喜歡以新加坡為例子，他們認為香港土地面積比新加坡大，人口比新加坡多，為什麼新加坡能獨立而香港不能？

今年是新加坡建國50周年，當年新加坡建國，絕不是新加坡主動從馬來西亞獨立、分裂出來，而是被馬來西亞中央政府「開除」，踢出馬來西亞，這是一段重要的歷史，也是許多香港年輕人不知道的歷史。

鬥爭以「武裝流血」與馬來西亞中央軍作戰而謀求獨立，結局一定是慘痛的悲劇。

新加坡建國50年，至今為止，食水仍得依靠馬來西亞供應，如果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關係惡劣，馬來西亞停止供應食水給新加坡，新加坡也就無法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十萬英軍在新加坡向三萬日軍投降，原因之一就是日軍先控佔了馬來亞半島，控佔了新加坡人賴以維生的水源。

新加坡雖獨立成國，但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關係一直很微妙。當年，馬來西亞更是第一個承認新加坡獨立的國家。深究新加坡的獨立原因，其實是有複雜的歷史和各方面原因的。當時的新加坡是馬來西亞的一個州。人口以華人為主，而馬來西亞的中央政府則是以馬來人為主，馬來西亞的總人口若包括新加坡，華人與馬來人的比例差不多。但馬來人卻領導中央政府的絕對優勢。當年的李光耀雄心勃勃地想成為馬來西亞的總理，這一點引起了馬來政府的恐慌，透過把以華人為多數的新加坡趕出馬來西亞，當權的馬來人就可以高枕無憂，掌握統治大權，前後過程，是有深刻的政治因素的。

簡單地說，如果不是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決定把新加坡踢出局，新加坡人是沒有要求獨立的力量與條件的。

港版「顏色革命」為何會失敗?

陳財喜博士 中西區區議員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特別之處在於香港好似一個「無掩雞籠」。回歸之後，香港成為了外部勢力「滲透」中國的橋頭堡。香港素來都是一個世界的「特務中心」，情報收集及交換在香港可能每天都發生。

「佔中」是港版「顏色革命」

雖然「佔中」支持者及反對派都極力否認他們的行動與外部勢力「顏色革命」有關，不過事實擺在眼前，西方勢力從資源、策略及人力方面均有投入這次「佔中」行動。其實「顏色革命」在所謂「巧實力」（Smart Power）之運作下，可借許多「面孔」出現，從明刀明槍到流行歌曲（古巴有說唱歌手企圖以音樂推動古巴變革）。在更早一些的2004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反對派正是在歐美的大力支持下奪權，外部勢力通過各種方法及渠道為反對政府的派別輸送資金，再以外交和輿論施壓。

■2004年烏克蘭爆發「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作為西方勢力顛覆他國政體的「武器」，在過去的例子中有在2011年推翻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的「埃及之春」，並引發了「阿拉伯之春」的遐想。「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中東的利比亞、突尼西亞、也門等國至今社會仍未完全穩定下來，並不能達到「設計」的效果。西方「普世價值」並不能解決這些國家的深層次問題，很明顯西方的「顏色革命」出現了策略的偏差。一個國家或地方的發展道路最終還是要靠這個國家或地方的人民自己去探索。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也不能靠「顏色革命」來解決的。

外部勢力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是什麼？基本上至今策劃及支援「佔中」的外部勢力，背後代表着西方的意識形態，本身除了有侵略性，也具有劣質資本主義民主的特質。從過去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模式來看，如果發展中國家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話，很多都是失敗告終的。許多政治觀察家都指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已經出現危機，危機至今還未好好地處理，也未見有什麼起色。很明顯「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面臨挑戰。

「顏色革命」在香港必敗

香港的「顏色革命」失敗，與民意有一定的關係。我們可以從多次的民意調查的支持與反對「佔中」的比例看到，反對「佔中」的比例始終是多於支持「佔中」比例。尤其是「佔中者」佔領金鐘、旺角及銅鑼灣後，民生的影響浮現出來之後，到了「佔中」中期在「佔中三丑」先退場之後，在學聯號召包圍政總發動衝擊之後，民意要求他們退場的聲音已經很清楚。他們深知長期「佔領」下去將會變成「神枱貓屎」——神憎鬼厭。他們最後也不得不接受退場的現實。

戰略上「佔中三丑」最早提出「和平佔中」，最後卻出現暴力場面，原先的「劇本」已經走樣，雖然他們進行了所謂的自首行動，不過從法理上，他們已經失去了在法理上的支持。「和平佔中」以違法開始也以違法告終。在此我們的法治精神必須堅守。旺角的兩個民間禁制令及一個在金鐘的民間禁制令的落實，更清楚向社會發出無人可以凌駕法律之上的訊息，法律必須受尊重及遵守，況且有民主而無法治的民主，也不是我們想要的。堅守法治是社會的共識，對違法行為必須是零容忍。

下一次的「顏色革命」何時來？沒有人說得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來的終要來，反對派勾結外部勢力推出「佔中」，實行「顏色革命」試水溫。「顏色革命」也不會因「佔中」結束而煙消雲散，此陰影繼續在維港上空徘徊，伺機而動。下一輪「顏色革命」行動將以什麼形式出現？只欠「劇本」，「劇本」一到，他們便會埋位上演了。我們是否已準備好迎戰？